

# 給自己留些空隙

5C 布倩彤

今天有個以茶為主題的中華文化講座，我和朋友坐在第二排，離舞臺只有三步之差。

講者一拿起麥克風，就問：「哪三類飲品是無酒精的？」

這不正是語文科說話考試必用的技巧——利用問題達至互動作用嗎？說到茶的歷史，她用那滾瓜爛熟的史實來證明茶的起源、轉變及種類。她自然地使用了許多語文科說話考試技巧，令我兩眼發光，視線滯留在她身上，久久也挪不開。

當她說到：「難道茶不是我們生活中重要的東西嗎？」我立即興奮地抓住坐在旁邊的朋友說：「你聽到嗎？她用了反問，不但總結了先前的內容，更強調了重點，加強了肯定的語氣。」

只見朋友早聽得上下眼皮直打架，似醒非醒地說：「她講得唾沫橫飛的，內容卻無趣……」

「話可不能這麼說，她用了許多我們說話考試上要用的技巧，這是個難得的示範。」

「拜託，你不累嗎？」說畢，她把頭一側，繼續小睡。

接着是校長致辭，台下鴉雀無聲。

「我非常認同方才嘉賓所說——茶具養生之道，對此，我也要補充一些……」又是一種應試技巧！我情不自禁地感慨道：「這是回應對方，後再引出自己的觀點及例子的方式。」但不知是否無意間喊出了聲，連校長都低頭望了我一眼，似乎聽到了我的肺腑之言。他還點了點頭，伴隨着輕輕的微笑。肯定是由於我形容得很精確，他才會用此舉動以示認同，樂得我心裏漾起了一條酣暢的小溪。

可不知為何，周圍的同學卻都是高度扭曲着面部肌肉，用見到裸體般的眼神看着我，嘴巴張大得足以塞進一個雞蛋。

旁邊的一個陌生同學皺着眉，眉宇間流露着惋惜，他對我說：「你不累嗎？」

當天晚上，我和知己一起看電視。熒幕上出現了一位廣告代言人，她尖叫：「她真的非常漂亮啊！」

我面不改容地分析：「都沒有黃金比例，視覺藝術課上老師說過，我們畫人要……」

未待我說完，知己就按捺不住，不耐煩地托着腮說：「我醜嗎？」

「不醜啊！」我堅定地回答，但不明白她為何要如此莫名其妙。

「可我不是你那個視覺藝術考試裏要的黃金比例。」

霎時，我無言以對了。

寂靜了許久，她問：「你不累嗎？」

又是這句常聽到的問句，我忍不住回應說：「何出此言？」

「去年，你來我家時，自言自語說：『今晚的月亮好美！』當我問你它有多美時，你沾沾自喜地說：『美不需要道理，是發自內心的就對了。』」她望向窗外說。

循着她的目光，原來月亮已上來了。

「然而，今年的你，總是甚麼都連上考試的。考試對學生而言確實是極為重要，但也不能讓它佔據了你一切判斷的方向啊！現在你，生活只剩下乏味。」

我？我甚麼時候變成了這樣？我……我記得了！媽媽看電視劇時，我大力「宣傳」呈現、襯托手法的好處；叔叔和阿姨聊新聞時，我就積極「提倡」正反立論、批判思考的效果；爸爸準備用超市現金券時，我就掀起「XYZ大戰」，設X瓶可樂、Y盒餅乾、Z卷廁紙……。

難怪當時他們都用奇異的目光凝視我。可能他們也想問我：「你不累嗎？」

神秘的月光，吸引我走到陽臺，靜靜地仰望它。我已有多久

沒去發掘身邊的美？我只是一味的尋覓與考試相關的東西。「這主角的演技真好！」「那個人演講很吸引啊！」「這個笑話真有趣！」這些話，我有多久沒說了？

原來，考試早已堵塞了我的思想、習慣和生活。滿滿的名詞、技巧、作用……，塞住了我的腦袋。

知己走上前來，問：「怎樣？今天的月亮如何？」

我猶豫了一會，終於說：「是位姍姍來遲的仙女。」晚風徐徐，拂過臉頰，是去年的感覺。多久沒這麼心曠神怡了？

我不在乎為考試「奔波」，但我十分介意為了它而忘了留些空隙給自己，忘了用自己的感覺去接觸、去體會。

給自己留些空隙，正好放得下這「月亮」。